

文献研究

《证治要诀》及《证治类方》质疑

辽宁省中医研究所 史 常 永

《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类方》四卷(以下简称《要诀》),旧题戴原礼著。明·李濂《医史·戴原礼补传》云:“戴思恭,字原礼,……平生著述不多,仅有订正丹溪先生《金匱钩玄》三卷,间以己见附著其后。又有《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总若干卷,皆隐括丹溪之书而为之,君子以为无愧师门云”。

《要诀》一书,明清各家书目多有著录。历来医家,医史及文献学家,对《要诀》的著者未发生过什么疑问。由于戴原礼是丹溪的高足,而且又是明初颇负盛名的医学家,《要诀》曾受当时人所推重,所以都把此书视为丹溪学派的重要学术文献。然而,就《要诀》的内容及其医学思想来看,它不仅和丹溪学派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大反其道。因此,我很早就怀疑《要诀》不是戴原礼的著作。当然,做为丹溪的弟子,他完全有自由另辟蹊径,走自己医学发展的道路。但据我考察,戴原礼不仅不像是丹溪学派的叛道者,而且最能得其师承并有所发明。到底《要诀》是不是原礼的著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于我们研究金元医学思想史、研究丹溪学派的医学理论,必然会发生误解和混乱。以下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和考察结果。

一、戴原礼是否著过《要诀》

关于戴原礼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我们有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就是明·王汝玉写的《太医院使戴公墓志铭》。戴原礼卒于明·永乐三年(1405),次年卜葬于浦江的独秀山。原礼的两个儿子戴儒、戴俨先亡,其《墓志铭》是他的长孙戴绍去北京请谒王汝玉写的。戴绍对他祖父有否著述,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墓志铭》惯例是尽可能地歌功颂德。戴原礼如有著述,他长孙不会不向王汝玉诉说,王汝玉也绝不会不写进去。可是《墓志铭》却只字未提到戴原礼有什么著作,更没有具体谈到撰有《要诀》。

再是明·宋濂写的一篇原礼行状。宋濂是戴原礼的同乡,亲见过原礼,而且还是他老师朱丹溪和他的从父能轩翁的友好。因此,宋濂对戴原礼的生平著述

是会很清楚的。他这篇详尽的行状,却没有提到戴原礼著有《要诀》。或者说,在王汝玉写《墓志铭》与宋濂写行状时,戴原礼的《要诀》尚未镂板行世,因而未提。但照当时的习惯,只要确有此著,总会在墓志或行状中作适当表达的。

二、《要诀》的来历

据胡濙《要诀》序,《要诀》是陈凝于明·正统六年(1441)从永乐寺僧人缙西绪那里得来的。序曰:“本朝太医院使戴原礼……尝著证治要诀、类方二册,藏之篋笥,甚为秘惜。惟灵隐住持永乐寺僧缙西绪者,极与为方外契交,间尝获睹,爱而录之,珍藏什袭。正统辛酉,监察御史陈君嶷,巡按浙江。至宁波之慈溪,道经永乐寺。西绪以御史之先大夫,尝丞其邑,追今颂其德政。由是情意欢洽,出其秘藏医书见示。陈君遍阅,不能释手。味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奇见于理趣之极。观其随病加减之妙,不特药之成精,抑亦治疗之有据。诚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可不于是而取则焉。今陈君得之,如获至宝,亟欲铍梓,广布流传”。

胡序是明·正统八年(1443),大约《要诀》即在此年刊成。这时距戴原礼逝世已有三十八年。原礼有孙男四人,向为浦江望族。又加原礼“历事两朝,药饵所施,奇效不可殫数。金僧楮币,上尊珍饌饼饘之赐,殆无虚日”。他的后人,完全有力量来刊行他的遗著。可是,时过三十八年,他的后人默默无闻,却突然从永乐寺僧人缙西绪处冒出来《要诀》,这不能不使人生疑。

缙西绪完全有可能是为了阿谀监察御史陈凝,把一部伪托的医书,假戴原礼之盛名,借以抬高《要诀》的身价,以换取陈凝的重视和欢心。陈凝不是医人,也就信以为真。此后明·李濂于正德间(1506~1521)撰《医史》,以及后之诸家皆相沿陈凝之误而未曾详考,错把《要诀》作为戴原礼的著述。如果以上理由还不足以定案《要诀》是伪托的话,那么请再看《要诀》内容。

三、《要诀》和丹溪学派 是水火冰炭

设如《要诀》真是戴原礼所撰，书中只字未提乃师朱丹溪，也没有涉及刘河间，这是很难设想的。众所周知，戴原礼出于丹溪之门，他怎么能够在学术上对其先师的医学思想和治疗方法一点也没有反映呢？难道戴原礼是丹溪学派之叛逆者吗？且看他临终前的言行。其《墓志铭》云：“公（戴原礼）既抵家，出赐金，修祀事，遍召亲故，宴饮为乐，置滑羞，拜丹溪墓……。甫旬余疾作，公自知不治，将易箦”。戴原礼当时已八十二岁，临死十余日前还不忘“置滑羞，拜丹溪墓”。这不单是由于戴、朱是师徒关系，而且在学术上，他们也是一脉相承，彼此共鸣。又从宋濂所述的有关戴原礼医案，可以看出戴氏继承了其师朱丹溪和朱的老师罗知悌那种善于汲取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等各家所长的治法。

朱丹溪为了批判《和剂局方》不能辨证论治，用药过偏辛热香燥，专门写了《局方发挥》，戴原礼是一清二楚的。然而《要诀》的立法处方，竟然广采《局方》，用药一派辛热温燥，芳烈香窜。全书十二门，一百零二节类证，几乎门类不离黑锡丹、养正丹、地仙丹，证证必用姜、硫、桂、附。特别应当指出，《要诀》处处与河间学派，丹溪学派针锋相对，兹举数例可见一般。

丹溪云：“（《局方》）润体丸等三十余方，皆曰治诸风，治一切风、治一应风、治男子三十六种风，其为主治，甚为浩博。且寒热虚实，判然迥别，一方通治，果合《经》意乎？果能去病乎？……刘河间之言风，明指内伤热证，实与《痿论》所言诸痿生于热相合。外感之邪有寒热虚实，而夹寒者多。内伤之热，皆是虚证，无寒可散，无实可泻。《局方》本为外感立方，而以内伤热证同出治，其害也，似非细故”。而《要诀》则云：“如碧霞丹、青州白圆子、防风圆、犀角圆、八风散、骨碎补圆、乌荆圆、大三五七散、四生散、省风汤、五痹汤、四生圆、轻脚圆、伏虎丹，秘方换腿圆、左经圆、木瓜圆、胡麻散，皆治诸中风，斟酌病源，当用治效方药”（注：以上皆前丹溪所批判的所谓“润体丸等三十余方”中的方子）。

丹溪云：“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其误甚矣。或曰：以手扪肤，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龙丸、大顺散、桂苓丸，单煮良姜与缩脾饮用草果等，皆行温热之剂，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养阳。王太仆谓，春食凉，夏食寒，所以养阳也……。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

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而《要诀》则曰：“中伤暑毒，阳外阴内。诸暑药多有暖剂，如大顺散之用姜桂；枇杷叶散之用丁香；香薷饮之用香薷；香薷味辛性暖，藿亦辛暖……”。

又如：对疮痘的治法，丹溪反对用陈文仲所主张的燥热补剂；而《要诀》竟推崇此法。其他如：刘河间驳《南阳活人书》甚力，而《要诀》治伤寒要人遵《南阳活人书》；刘河间不以痢之赤白分寒热，并禁投热药，而《要诀》则谓赤痢为热痢，白痢为冷痢，并且不问痢之赤白，皆投感应丸（百草霜、杏仁、丁香、木香、干姜、肉叩、巴豆）。如此等等，《要诀》和丹溪、河间真不啻水火冰炭。怎么能够设想戴原礼和其先师会这样对立呢？显然，《要诀》绝非出于原礼手笔。

四、戴复庵何许人也

《要诀》一书三处提到戴复庵：（1）阴癰气证云：“有阴癰大如斗，诸药不能效者，宜当归四逆汤加生姜、茺莢，戴复庵曾用之效”；（2）胁痛证：“戴复庵云：腹内诸般冷痛，一个枳实理中汤加减，作无限用”；（3）胎前产后证：“妊妇子死或不死，胎动决安，水酒宜合煎芎归，未死即安，已死即下。戴复庵谓，累曾经用，万不失一”。这位戴复庵是谁？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说“戴原礼《证治要诀》十二卷。复庵受文皇宠顾，供奉之余，著为此书。正统八年春，朝鲜入海捕鱼，风飘至浙江，官军以为倭寇，擒获解京收候，饥寒困苦，复庵悉衣粮供贍之，卒使之宁归，其存心济物如此”。钱谦益《绉云楼书目》著录有《戴复庵方书》。所谓《戴复庵方书》，很可能就是《证治要诀》与《证治要诀类方》。据钱曾所说，他是把戴复庵当作戴原礼的。那就更加证明《要诀》不是出于戴原礼的手笔。因为戴原礼不可能在书中说：“戴复庵云”、“戴复庵谓”这样的第三人称。

不过我怀疑戴复庵不是戴原礼，而是另外一个人。理由是：第一，《太医院使戴公墓志铭》宋濂的戴原礼行状、李濂《医史》和《金华府志》等，从来都没有记载过戴原礼的别字或别号叫复庵。第二，钱曾所说：“复庵受文皇宠顾……”云云是没有根据的。而把正统八年救济朝鲜渔民的事，妄加到“复庵”亦即戴原礼的头上，更是荒谬。这件事本来出自《证治要诀类方》胡濙序，原是说的监察御史陈巖的事迹。胡序云：“惟陈君簪纓世裔，积德行善，凡有可利于人者，靡不尽心。且如今年（正统八年）春，朝鲜国渔民数辈，泛海捕鱼，被风飘至浙江。官军以为倭寇，擒获解京，送院收候。饥寒困苦，君独念之，悉备衣粮供贍，使无失所。卒复宁

归。其存心制行，率皆类是。”钱曾失察，张冠李戴，误以陈崐为原礼。况正统八年(1443)，戴原礼早已逝世三十八年，他怎么能救济朝鲜渔民呢？钱曾之所以把戴复庵和戴原礼视为一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要诀》一书中有“戴复庵云”、“戴复庵谓”等字样。再加受其师钱谦益有所谓《戴复庵方书》的影响，因而铸成大错。

那么戴复庵究竟是谁呢？我很怀疑是戴焯。按《温州府志》云：“戴焯，号复庵，永嘉人，文端公之后，为临安府知录。咸淳间(1265~1274)，谢后得疾，舌出不能收，焯应召，傅以消风散立愈，后大喜，询知文端公孙，妻以侄女，后元兵至，弃官学道……”据为，戴焯也是一名医人，其所用消风散，《要诀》尚有其方。《要诀》的撰者，必然直接或间接听到过戴焯讲述他的临床经验，因而在《要诀》一书中才出现“戴复庵云”、“戴复庵谓”等字样。

五、《要诀》撰于何时

《要诀》究竟撰于何人之手，尚待进一步考定。它的成书时间，我们尚可大体推知。从《要诀》所引用的医书来看，除《局方》外，还有十八部，计有《南阳活人书》、《三因方》、《易简方》、叶大廉《叶氏方》、《百一选方》、《魏氏家藏方》、《济生方》、《济生续方》、《仁斋直指方》、《宣明方论》、《儒门事亲》、《医余》、《药经》、《千里镜》、《济生拔萃》，《瑞竹堂经验方》、《世医得效方》等。其中最晚的当属《世医得效方》。其成书于1337年，因此约略推定《要诀》撰于元末即1340~1350年左右。从《世医得效方》至戴原礼逝世，即公元1337至1405年在这七十八年的期间的医学著作，《要诀》一部也未引用，说明《要诀》一书不是撰于明代，这也证明它不是戴原礼的著作。

氦氖激光穴位照射治疗支气管哮喘

河南省新乡地区医院 程传勋 杨光裕 王志群 孙宪杰

一、临床资料：本组139例均为经多种中西药物及其他治疗措施，效果欠佳或反复发作；其病程最短半年，最长25年，以3至15年者为多；门诊病人92例，住院病人47例；男84例，女55例；年龄最小1岁，最大60岁，3岁以内15例，占10.8%，3至14岁68例，占48.9%，15至60岁56例，占40.3%。

二、治疗方法：使用黑龙江鸡东激光仪器厂制造的HNJ-I型氦氖激光医疗机，电压220伏，功率6~10毫瓦，波长6328Å。选用天突、膻中、定喘及肺俞等穴，固定照射2~3个穴位或分组交替照射。被照部位距激光管出光口40~60厘米，射在皮肤上的光束斑点直径为2毫米。每次照射2~3个穴，每穴位照射6~8分钟，每日1次，连续10次为一疗程。对病程长、病情严重者照射1个疗程后，休息1周，可再照射5~10次。在应用氦氖激光穴位照射治疗期间，除体温38.5℃以上的病例可采取物理降温外，所有病例一律停用中西药物及其他治疗措施。

三、治疗结果：疗效标准：(1)缓解：哮喘发作停止，经随访半年以上没有复发者；(2)显效：哮喘发作停止，经随访3个月以上没有复发者；(3)好转：哮喘发作停止或明显减轻，复发次数减少者；(4)无效：治疗前后病情无显著改善者。观察结果，除个别病例外一般病程短者疗效好。平均连续照射3次以上临床

症状好转，照射6~10次临床症状可基本被控制。本组观察139例，缓解者46例，占33.1%，显效者40例，占28.8%，好转者39例，占28.0%，无效者14例，占10.1%，总有效率为89.9%。

四、典型病例：李××，男，20岁，门诊病人，1979年10月18日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就诊。患者反复发作哮喘已15年，每年发病10余次，病情愈来愈重，不能参加劳动，曾用多种止喘药物及其它治疗措施均未奏效。检查：呈喘息状态，胸似桶状，两肺满布哮鸣音；胸部透视肺纹理增重，肺气肿征明显；嗜酸细胞876/毫米³。经用氦氖激光照射天突、定喘、肺俞穴位，连续5次后喘咳明显减轻；当照射1个疗程后症状完全缓解。休息1周后又照射5次以巩固疗效。经随访1年以上未复发且恢复了正常工作。

五、体会：用激光穴位照射治疗哮喘，必须连续照射至1个疗程，否则效果较差。因激光照射的刺激有蓄积作用及抛线性的特点，每天所照射的剂量一样，但所起的刺激作用不同，一般从第3天起逐渐增强，7~10天达最大值，而后又渐减弱，这与临床治疗效果相符合。氦氖激光穴位照射，丰富了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对用其他治疗措施难以奏效的一些疾病，应用此方法有时能获得较好效果。小功率氦氖激光穴位照射对人体无损害，有利于推广应用。